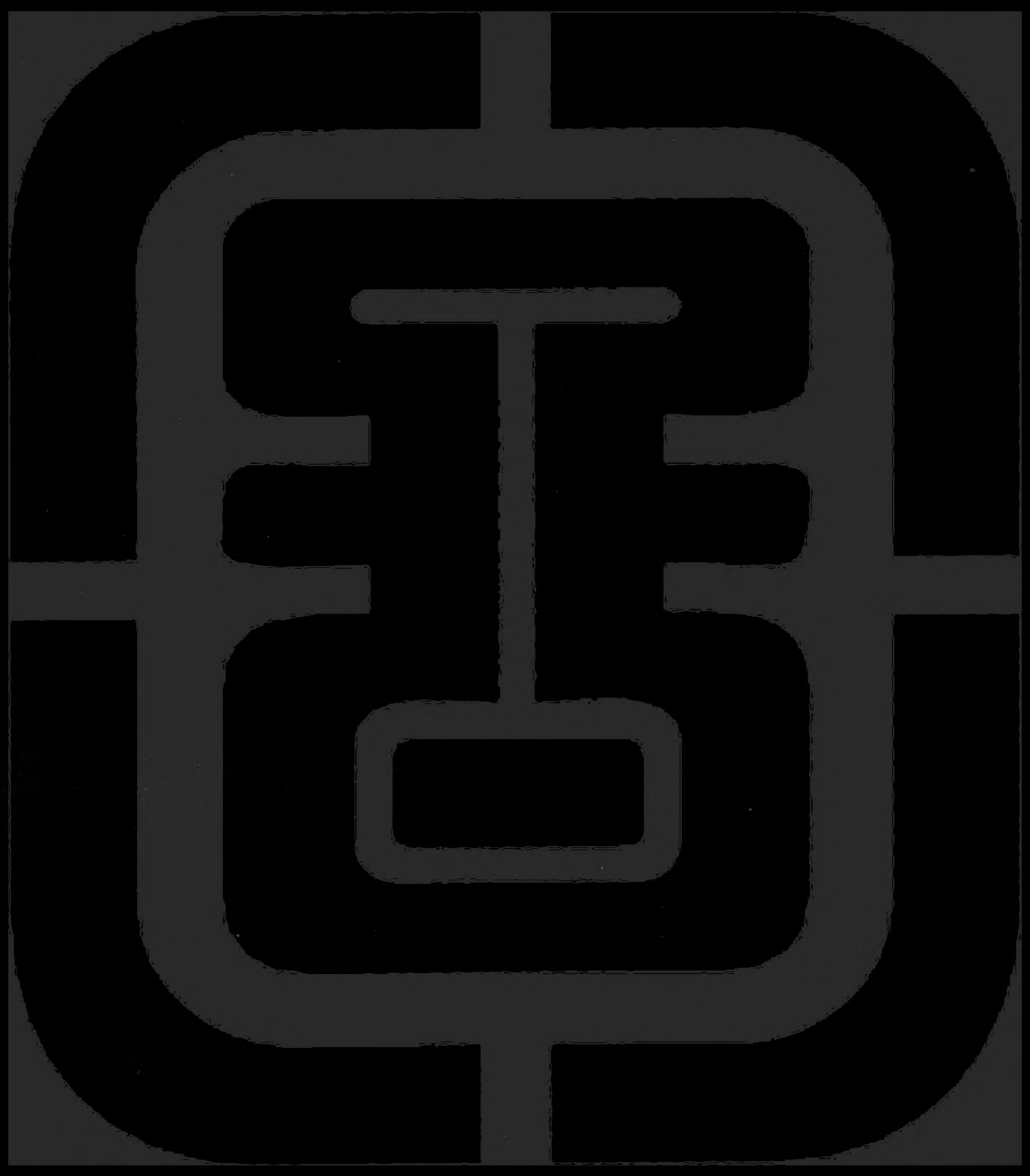

46644.

列傳第二十八

陸侯

陸侯代人也曾祖幹祖引世領部落父突太祖時率部民隨從征伐數有戰功拜厲威將軍離石鎮將天興中爲上黨太守關內侯侯少聰慧有筭略太宗踐阼拜侍郎遷內侍襲爵關內侯轉龍驤將軍給事中典選部蘭臺事當宦而行無所屈撓世祖親征赫連昌詔侯督諸軍鎮大磧以備蠕蠕車駕還復典選部蘭臺事與西平

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牢剋之賜爵建業公拜冀
州刺史仍本將軍時考州郡治功唯侯與河內
太守丘陳爲天下第一轉都督洛豫二州諸軍
事本將軍虎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
五等叛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
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追討崖等
皆獲之徵還拜散騎常侍出爲平東將軍懷荒
鎮大將未朞諸高車莫弗訖誒侯嚴急待下無恩
還請前鎮將郎孤世祖詔許之徵侯還京既至
朝見言於世祖曰陛下全以郎孤復鎮以臣愚
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斃尚車必叛世祖疑謂不
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
叛世祖聞之大驚即召侯問其知敗之意侯曰
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
莅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道使知分
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
美孤獲還鎮欲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譏臣爲
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

陵傲不過朞年無復上下然後收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世祖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即日復除散騎常侍世祖征蠕蠕破涼州常隨駕別督輜重又與高涼王那渡河南略地至濟南東平陵徙其民六千家於河北又以侯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涼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將欲送京師侯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絕之土民多剛彊類乃非一清平之時彷彿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為懼況其當爽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乃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万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檢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唯吳一人何所復至侯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安相扇動為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斷其頭猶能為害況除腹心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

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返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俟計遂遣吳二叔與之期及吳叔不至諸將各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遷內都大官安定盧水劉超等聚黨万餘以叛世祖以俟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鎮長安世祖曰秦川險絶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德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言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

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而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世祖大悅徵侯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散騎常侍如故高宗踐阼以子麗有保立之勲拜侯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太安四年薨年六十七謚曰成有子二人長子馥多智有父風高宗見馥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少爲內都下大夫奉上接下行止取與每能逆曉人意與其從事者無不愛之興安初賜爵聊城侯出爲散騎常侍安南將軍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彊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略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彊門百餘人以爲假子誘接殷勤賜以衣服令各歸家爲耳目於外於是發奸擿伏事無不驗

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刼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
約徵爲散騎常侍民乞留馥者千餘人顯祖
不許謂群臣曰馥之善政雖復古人何以加
之賜絹五百疋奴婢十口馥之還也吏民大
斂布帛以遺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
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後襲父爵改封
建安王時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以懸瓠內
附而新民猶懷去就馥銜旨撫慰諸有陷軍
爲奴婢者馥皆免之百姓忻悅民情乃定蠕蠕
犯塞車駕親討詔馥爲選部尚書錄留臺事督
兵運粮一委處分顯祖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
任城王雲隴西王源賀等並皆固諫馥抗言曰
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橫議干國之
紀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貳乆之帝意乃解詔
曰馥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馥爲太保與
太尉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于高祖延興
四年薨贈以本官謚曰貞王馥有六子琇凱知
名

琇字伯琳敞第五子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
甚有婦德敞有以爵傳琇之意琇年九歲敞謂
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
業今已年老屬汝幼沖詎堪爲陸氏宗首平琇
對曰苟非闘力何患童稚敞奇之遂立琇爲世
子襲薨襲爵琇沉毅少言雅好讀書以功臣子
孫爲侍御長給事中遷黄門侍郎轉太常少卿
散騎常侍太子左詹事領北海王師光禄大夫
轉祠部尚書司州大中正會從兄叡事免官

景明初試守河内郡咸陽王禧謀反令子曇和
與尹仲期薛繼祖等先據河内琇聞禧敗斬曇
和首時以琇不先送曇和禧敗始斬首責其通
情徵詣廷尉廷尉少卿崔振窮治罪狀按琇大
逆陸宗大小咸見收捕會將赦先薨於獄琇弟
凱仍上書訴寃世宗詔復琇爵
子景祚襲
凱字智君謹重好學年十五爲中書學生拜侍
御中散轉通直散騎侍郎遷太子庶子給事黄

門侍郎凱在樞要十餘年以忠厚見稱希言屢
中高祖嘉之後遇患頻上書乞骸骨詔不許勑
太醫給湯藥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爲良吏
初高祖將議革變舊風大臣並有難色又每引
劉芳郭祚等密與規謨共論時政而國戚謂遂
疎已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令凱私喻之曰至尊
但欲廣知前事直當問其古式耳終無親彼而
相疏也國戚舊人意乃稍解咸陽王禧謀逆凱
兄琇陷罪凱亦被收遇赦乃免凱痛兄之死哭
無時節目幾失明詔免不已遣盡人事至正始
初世宗復琇官爵凱太喜置酒集諸親曰吾亦
以數年之中抱病忍死者顧門戶計耳逝者不
追今願畢矣遂以其年卒贈龍驤將軍南青州
刺史謚曰惠
長子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賈
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老年更覩雙璧又嘗見
弟共候黃門郎孫惠蔚惠蔚謂諸賓曰不意二
陸復在座隅吾德謝張公無以延譽暐起家司

徒行參軍太尉西閣祭酒兼尚書右民二公郎
坐事免後除伏波將軍正光中卒贈司州治
中孝昌中重贈冠軍將軍恒州刺史暐擬急就
篇爲悟蒙章及七誘十醉章表數十篇暐與恭
之晚不睦爲時所鄙

子元規武定中尚書郎

恭之字季順有操尚釋褐侍御史著作佐郎建
義初除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尋除河北太守轉
正廣將軍殷州刺史高歡廢帝初拜廷尉卿加鎮
將軍所歷並有聲績後坐事免孝靜初還復
之任出除征南將軍東荆州刺史天平四年卒
子暐開府中兵參軍

敦弟石跋滎州刺史

石跋弟歸東宮舍人駕部校尉

歸弟尼內侍校尉東陽鎮都將

尼弟麗少以忠謹入侍左右大武特親昵之舉

動審慎而無愆失賜爵章安子稍遷南部尚書
太武崩南安王余立既而爲中常侍宗愛所
殺百寮憂惶莫知所立麗以高宗世嫡之重民
望所係乃首建大義與殿中尚書長孫渴侯尚
書源賀羽林郎劉尼奉迎高宗於苑中立之社
稷獲安麗之謀矣由是安心膂之任在朝者無
[illegible]王加撫軍將軍麗辭曰
基繼業至於奉迎守順臣
子大典頻讓再三詔不聽
麗乃啓曰臣父歷奉先朝典勤著稱今年在西
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款之情
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高宗
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
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
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
辭不受高宗益重之領太子太傅麗好學愛士
常以講習爲業其所待者皆篤行之流士多稱
之性又至孝遭父憂毀瘠過禮和平六年高宗

崩先是麗療疾於代郡溫泉聞諱欲赴左右止
之曰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麗臣若疾長譽慮
有不測之禍願少遲回朝廷寧靜然後奔赴猶
為不晚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方慮禍難不即
奔波者遂便馳赴乙渾尋擅朝政忌而害之初
渾悖傲尋為不法麗數諫之由是見忌顯祖甚
追惜麗謚曰簡王陪葬金陵高祖追錄先朝功
臣以麗配饗廟庭麗二妻長曰杜氏次張氏長
子定國杜氏所生次叡張氏所生

定國在襁抱高宗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遊止
常與顯祖同處年六歲為中庶子及顯祖踐祚
拜散騎常侍特賜封東郡王加鎮南將軍定國
以承父爵頻辭不許又求以父爵讓弟叡乃聽
之俄遷侍中儀曹尚書轉殿中尚書前後大駕
征巡每擢為行臺錄都曹事超遷司空定國恃
恩不脩法度延興五年坐事免官爵為兵太和
初復除侍中鎮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復王爵
八年薨於州贈以本官謚曰莊王賜命服一襲

子昕之字慶始風望端雅龍爵爵例隆爲公尚顯
祖女常山公主拜駙馬都尉歷通直郎景明中
以從叔琇罪免官尋以主壻除通直散騎常侍
未幾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兖州刺史
尋進號安東將軍治有名績仍除青州刺史在
州著寬平之稱轉安北將軍相州刺史永平四
年夏卒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惠初定國
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
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
子爭襲父爵僕射李沖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
婚親相好沖遂左右申助昕之由是承爵尚主
職位赫弈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昕之容貌柔謹高祖以其主壻特垂昵眷世宗
時年未四十頻撫三蕃當世以此榮之昕之卒
後母盧悼念過哀未幾而亡公主奉姑有孝稱
神龜初與穆氏頓丘長公主並爲女侍中又性
不妬忌以昕之無子爲納妻媵而皆育女公主
有三女無男以昕之兄希道第四子子彰爲後

子彰字明遠本名士沈年十六出後事公主盡
禮丞相高陽王雍嘗言白常山妹雖無男以子
彰爲兒乃過自生矣正光中襲爵東郡公尋除
散騎侍郎拜山陽太守莊帝即位徵拜給事黃
門侍郎子彰妻即咸陽王禧女禧誅養於彰城
三第莊帝親之略同諸姊建義初尒朱榮欲脩
舊事庶姓封王出是封子彰濮陽王食邑七百
戶尋而詔罷仍復先爵除安西將軍洛州刺史
還拜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廣平王賛開
府諮議參軍事天平中轉冀州刺史
母憂去職元象中以本將軍除齊州刺史入加
驃騎將軍行懷州事轉北豫州刺史仍除徐州
刺史將軍並如故一年歷三州當世榮之還朝
除衛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又行瀛州事尋拜侍
中復行滄州事進號驃騎大將軍行冀州事除
侍讀兼七兵尚書行青州事子彰之爲州以
聚斂爲事晚節修改自行青冀滄瀛冀有時譽
加以虛已納物人敬愛之武定八年二月除中

書監三月卒年五十四賻帛一百疋追贈都督
青光齊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公如故謚曰文宣子彰字好道術
曾嬰重疾藥中須桑螵蛸十數不忍害物遂不
服焉其仁恕如此教訓六子雅有法度
昂弟駿太子洗馬
駿弟奮尚書倉部郎
叡字思弼其母張氏字黃龍本恭宗宮人
麗生叡麗之亡也叡始十餘歲襲爵撫軍大將
軍平原王沉雅好學折節下士年未二十時人
便以宰輔許之娶徐州刺史博陵崔賢女賢謂
所親云平原王才度不惡但恨其姓名殊爲重
複時高祖未改其姓叡婚自東徐還經於鄴見
公彪甘言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爲館客資給
衣馬僮使待之甚厚爲北征都督拜北部長轉
尚書加散騎常侍太和八年正月叡與隴西公
元琛並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訓罪悉聲稱

聞於京師五月詔賜叡夏服一具後以叡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河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事六年降五等之爵以麗勳著前朝封叡鉅鹿郡開國公食邑三百戶尋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並爲都督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上公騎十萬以討蠕蠕叡以下各賜衣物

枕幸城北訓誓羣帥除尚書令衛將軍蠕蠕而還尋以母憂解令高祖將有本官起之改授征北將軍叡固辭曾叡猶執私痛致違往旨金革方也加領衛尉可重勑有司速令敦

喻後除使持節都督恒肆朔三州諸軍事本將軍恒州刺史行尚書令高祖大考百官奮叡尚書令祿一周于九年叡表曰臣聞先天有弗違之略後天有順時之規今蕭鸞盜有名目竊據

江左惡盈罪稔天人棄之取亂攻昧誠在茲日
愚以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可以德招難以力屈
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
鼎遷草創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寺靡
聽治之所百寮居止事等行路沉雨炎陽自成
癘疫且兵徭並舉皇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
讎寇羸弱之夫內動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
驅罷敝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陛下
往冬之舉政欲曜武江漢示威衡湘自春幾夏
理宜釋甲願褰旌卷旆爲持久
深重本之固聖懷無忘念之虞
役脩禮垂區諷風洛浦然簡英略明主將任猛毅
之雄南取荆湘據其要府則梁秦以西覩機自
服撫附振威回麾東指則義陽以左馳聲可制
然後布仁化以綏近播恩施以懷遠凡在有情
孰不思奮還遣慕德之人効其餘力乘流而下
勢勝万倍蕞爾閩甌敢不稽顙豈必茲年競新
寸尺惟願顧存近勑納降而旋不紆鑾輿久臨

炎暑高祖從之叡表請車駕還代親臨太師馮
熙之葬坐削奪都督三州諸軍事尋除都督恒
朔二州諸軍事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順遷之
表賀四百戶時穆泰爲定州刺史辭以疾病
怕州自効高祖許之乃以叡爲散
騎史將軍如故叡未發遂與泰等
死獄中聽免孥戮徙其妻子爲遼
射李沖領軍于烈曰陸叡元丕
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之詔朕
許以不死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
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
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
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
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
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既垂就
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
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
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恒岳無塵是以叡之

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反逆之
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既
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
末頗異議聽自死別府免廠孥戮其門子孫永
世不齒元丕二子一弟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
證理在可覩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
應死特恕爲民朕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
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
無致怪也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表曰臣
雪邀逢幸會生品過昌展才非利用坐班位列功
無汗馬猥受山河叨忝之寵終古無比莫大之
施万殞靡酬而叡不識乖犬馬心同梟獍潛引
童稚構茲妖逆違悖天常罪踰万殞叡結釁在
心陰構不息閒說戚蕃擬窺乾象雖覩休平未
懷疑惑何嘗片辭披露宿志原心語跡實爲賊
首丕之二子從惡累年交扇東西規擾并夏測
觀此狀無容不知雖聖慈含育恕其生命其若
天地何其若神祇何夫効誠盡節爲下之恒分

刑茲無捨在上之常法況曲蒙莫大之恩獎以
忠貞之義而更違天背道包藏姦逆求情推理
罪乃常誅而慈造寬渥更流恩貸續叡三斷之
法還不已絕之魄二三縱宥實虧憲典猶復上
延天眷言念疇日不以臣等背負餘黨別垂明
詔再申齊信之恩重喻晈日之旨伏讀悲慙惟
深愧勞

叡長子希道字洪度有風貌美鬚髯歷覽經史
頗有文致初拜中散遷通直郎坐父事徙於遼
西於後得還從征自效以軍功拜給事中遷司
徒記室司空主簿征南將軍元英攻蕭衍司州
以希道為副及克義陽以功賜爵淮陽男拜諫
議大夫以學關今古參議新令轉廷尉少卿加
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以本將官轉梁州刺史
希道頻表辭免又除東夏州刺史不拜轉北中
郎將遷前將軍鄢州刺史希道善於馭遇甚有
威略轉平西將軍涇州刺史正光四年卒官贈
撫軍將軍定州刺史希道有六子

士懋字元偉天平中以其曾祖麗有異戴之勲
詔特復鉅鹿郡開國公邑三百戶令士懋襲武
定中平東將軍營州刺史
士懋弟士宗字仲彥尚書左外兵郎中
士宗弟士述字幼文符璽郎中士宗士述建義
初並於河陰遇害
士述弟士沈出繼從叔昕之
士沈弟士廉字季脩建州平北府長史永安末
爲尒朱世隆攻陷州城見害

士廉弟士儁字季偉武安東將軍司州治
中
希道弟希悅尚書外兵郎中驃騎諮議參軍
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遇害於河
陰贈散騎常侍衛將軍相州刺史
希悅弟希謐太尉參軍早卒
希謐弟希靜字季默司徒默曹稍遷邵郡太守
希靜弟希質字幼成起家員外郎領侍御史稍
遷散騎侍郎陽城太守孝莊初除龍驤將軍膠

州刺史蕭衍遣將率衆數万從郁州浮海據島
來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將軍如故
尒朱榮之死也世隆率衆北還晉陽希質固守
拒之城陷兄子被害希質妻元氏榮妻之兄孫
由是獲免天平初給事黄門侍郎遷魏尹轉太
常卿衛大將軍都官尚書武定七年夏卒年五
十八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青州刺史謚曰文
希質名家子位宦又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
偉宇文忠之等共爲朋黨排毁朝俊有識者薄
之
子珣字子琰開府參軍
次瑾字子瑜性並麤險乃爲劫盜珣瑾俱死
瑾弟瓘字子璧次悉達武定中並儀同開府參
軍
麗弟頹早卒子闕字清都性機巧歷位長水校
尉賜爵廣牧子遷龍驤將軍游擊將軍北中郎
將轉南中郎將帶魯陽太守進號前將軍卒贈
本將軍夏州刺史謚曰順

頹弟陵成中校尉河間太守祕書中散新城子

陵成弟龍成有父兄之風少以功臣子爲中散稍遷散騎常侍賜爵永安子加平遠將軍出爲安南將軍青州刺史假樂安公愛民恤下百姓稱之卒

子昶字細文襲爵正始中爲太尉屬加寧遠將軍以本官行滎陽郡事被劾會赦免久之進號廣武將軍遷司空司馬尋拜光祿大夫昶無他才能唯飲酒爲事出爲平西將軍京兆太守固辭不拜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入爲衛將軍大鴻臚卿仍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中進號驃騎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左右兼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太僕卿復以本將軍爲東徐州刺史尋卒贈本將軍衛尉卿青州刺史

龍成弟騏驎侍郎中散轉侍御長太和初新平太守銀青光祿大夫以彭城勳除東州刺史子高貴孝昌中兗州鎮東府法曹參軍

子操武定末度支尚書

操弟楚

高貴鄉順宗會外郎祕書中散

子槩之武定末東莞太守

侯族弟宣雲中鎮將

子崗高宗世歷侍中給事顯祖初侍御長以謀

誅渾拜侍中樂部尚書遷散騎常侍吏部尚

書賜爵安樂公甚見委任尋轉尚書令後除安

東將軍定州刺史轉征東大將軍相州刺史政

尚寬惠民吏安定平論貞公

子登澄城大守

子匡司空倉曹參軍

登弟子景元元象初衛將軍儀同三司南青州

刺史

史臣曰陸俟威略智器有過人者敏識幹明厲

不替家風麗忠國奉主爲時梁棟蹈忠履義制

於一豎惜哉叡琇以沈雅顯達而釁逆陷禍深

山大澤實有龍蛇希道風度有聲子彰令終之

美也

列傳二十八

魏書四十

列傳第二十九

魏書四十一

源賀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髮傉檀之子也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自樂都來奔賀偉容皃善風儀世祖素聞其名及見器其機辯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陳進號平西將軍世祖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臧城外有四部鮮卑各

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福禍必相率歸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世祖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万餘落獲雜畜十餘万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又從征蠕蠕擊五城吐京胡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從駕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彊寇輒自奮擊世祖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賀十名破羌是役也世祖曰人之立名宜其得實何可濫也賜名賀焉拜殿中尚書南安王余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靜遏外內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高宗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高宗賀守禁中爲之內應俄而麗抱高宗單騎而至賀乃開門高宗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轉征北將軍加給事中以定策之勳進爵西平王高宗即位班賜百僚謂賀曰朕大賚善人卿其任意取之

勿謙退也賀辭固使取之賀唯取戎馬一疋而已是時斷獄多濫賀上書曰案律謀反之家其子孫雖養他族追還就戮所以絶罪人之類彰大逆之辜其爲刼賊應誅者兄弟子姪在遠道隔關津皆不坐竊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謀非絶類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詔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惡計謀所不及罪恕以爲可原其命沒入縣官高宗納之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改封隴西王賀上書曰臣聞人之所寶莫貴於生全德之厚者莫厚於宥死然犯死之罪雖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可矜愍今勍寇遊魂於北狡賊負險於南其在疆埸猶須防戍臣愚以爲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謫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幾在茲虞書曰流宥五刑此其義也臣受恩深重無以仰荅將違闕庭豫增係戀敢上瞽言唯加裁察高宗納之已後入死者皆恕死徒

邊女之高宗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刑徙
充北番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
濟之理既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
意也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
言利實廣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
聖明不能納此言賀之臨州鞫獄以情徭役簡
省武邑郡姦人石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有
司以聞高宗謂羣臣曰賀誠心事國朕爲卿等
保之無此明矣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於是遣

使者詔賀曰卿以忠誠款至誓自先朝以丹青門
之潔而受蒼蠅之汙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
遣宣意其善綏所莅位勿以賢誇之言致損虛也
賀上書謝書奏高宗顧謂左右曰以賀之忠誠
尚致其誣不若是者可無慎乎時考殿最賀洽
爲第一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賀上表請代朝
議以賀得民情不許在州七年乃徵拜太尉蠕
蠕寇邊賀從駕追討破之顯祖將傳位于京兆
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北漠南乃馳傳徵賀賀

既至乃命公卿議之加賀正色固辭不可即詔
持節奉皇帝璽綬以授高祖是歲河西勑勒
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十餘落信道兼行追賊
郁朱干等至枹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女万餘口雜畜三万餘頭復追統萬高平
三鎮叛勑勒至千金城斬首三十級賀拔古今
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為十二陳圖
以上之顯祖臨見而嘉焉賀以年老辭位詔不許
又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北其時無戍秋冬
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
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
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
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彊弩十二床武
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
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
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
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
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為便不

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恒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又上書稱病篤乞骸骨至于再三乃許之朝有大議皆就詢訪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高祖文明太后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疾患篤還京師賀乃遺令勑諸子曰吾頃以老患辭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於汝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妬疑思問言思審行思恭服思度過惡揚善親賢遠佞目觀必真耳屬必正誠勤以事君清約以行己吾終之器一無用

隴西王叡愛誼曰宜賻雜綵五百疋賜轀輬車及命服溫明祕器陪葬于金陵

長子延性謹言厚好學初以功臣子拜侍御中散賜爵武城子正始都將卒贈涼州刺史廣武侯

謚曰簡

子鱗龍

延弟思禮徐賜名臨衣謙恭寬雅有大度高宗末

爲御中散父賀蔚老詔懷受父爵拜征南將
軍[illegible]爲持節都督諸軍屯於漢南還除殿中尚書
出爲長安鎮將雍州刺史清儉有惠政善於撫
[illegible]盜息上流民皆相率來還歲餘復拜殿中
尚書加侍中[illegible]都曹事又督諸軍征蠕蠕六道
大將咸受節度還尚書令參議律令後例降爲
公除司州刺史從[illegible]
事以母憂去職賜帛三百疋穀千石九年除
征北大將軍夏州刺史轉都督雍岐[illegible]秦涼軍
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景明二年徵爲尚書
左僕射加特進時有詔以奸吏犯罪每多逃遁
因責乃出並皆釋然自今已後犯罪不問輕重
而藏匿者悉遠流若來避不出兄弟代徙懷乃
奏曰謹按條制逃吏不在赦限竊惟聖朝之恩
事異前宥諸流徙在路尚蒙旋反況有未發而
仍遣邊戍按守宰犯罪逃走者衆祿潤既優尚
有茲失及蒙恩宥卒然得還本獨苦此等恐非
均一之法如臣管執謂宜免之書奏詔下以成

式既班駮奏不許懷重奏曰臣以爲法貴經通
治尚簡要刑憲之設所以網羅罪人苟理之所
備不在繁典行之可通豈容峻制此乃古今之
法政故世之恒規伏尋條制勳品已下罪發逃
亡遇恩不宥仍流妻子雖欲抑絕姦途匪爲通
式謹按事條侵官敗法專據流外豈九品已上
人皆貞白也其諸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
事發逃竄而遇恩免罪勳品已下獨乖斯例如
此則寬縱上流法切下吏有物有差恵罰不等
又謀逆潛天輕恩尚免吏犯微罪獨不蒙赦使
大宥之經不通開生之路致雍進違古典退乖
今律輙率愚見以爲宜停事奏世宗納之其年
除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遊魂
江揚職爲亂逆肆厥淫昏月滋日甚責臣重將
靡有孑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
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
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
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

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
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墻
之釁藉其分崩之際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
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
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
士治有言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
其任則勍敵也若蕭衍亡就上下同心非直後
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
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湖無波若臣
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咨一不自保江南
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
援之兆清蕩江區實是在今日臣受恩既重不敢
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敝并有粟不食其在
新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
孰不匪會但以養害人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衍
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
天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
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

金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
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
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世以衍事克遂停懷又表
曰廿世祖昌外遐南安在位出拜東廟爲賊臣宗
愛所弒時高宗避難龍潛苑中宗愛異圖神位
未定臣亡父先臣賀興長孫渴侯陸麗等表迎
高宗篡徽寶命麗以扶負聖躬親所見識蒙授
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平原王興安二年追論定
策之勳進先臣爵西平王皇興季年顯祖將傳
大位於京兆王先臣時都督諸將屯於武川被
徵詣京特見顧問先臣固執不可顯祖久乃許
之遂命先臣持節授皇帝璽綬於高祖至太和
十六年麗息叡狀私書稱其亡父與先臣援立
高宗朝廷追錄封叡鉅鹿郡開國公臣時丁艱
哭泣不容及例至二十年除臣雍州刺史臨發
奉辭面奏先帝申先臣舊勳時勑旨但赴所臨
尋當別判至二十一年車駕幸雍臣復陳聞時
蒙勑旨征還當授自宮車晏駕遂爾不白竊惟

先臣遠則援立高宗寶曆不墜近則陳力顯祖
神器有歸如斯之勲超世之事麗以父功而獲
河山之賞臣有家勲不霑茅社之賜得否相懸
請垂裁處詔曰宿老元臣云如所訴訪之史官
頗亦言此可依比授馮翊郡開國公邑九百戶又
詔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薫
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
失皆先決後聞自京師遷洛邊朔遥遠加連年
旱儉百姓困敝懷銜命巡撫存恤有方便宜運
轉有無通濟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子祚
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
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祚免官懷朔
鎮將元孟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
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
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
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
勁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既而表劾尼須
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懷又表曰景明以來北

蕃連年災旱高原陸野不任營殖唯有水田少可畜畝然主將參僚專擅腴美瘠土荒疇給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諸鎮水田請依地令分給細民先貧後富若分付不平令一人怨訟者鎮將已下連署之官各奪一時之祿四人已上奪俸一周北鎮邊蕃事異諸夏往日置官全不差別沃野一鎮自將已下八百餘人黎庶怨嗟人無日煩猥邊隅事尠實少幾服請主帥更佐五分減二詔曰省表且恤民之懷已勑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准如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時細民爲豪彊陵壓積年枉滯一朝見申者日有百數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四十餘條皆見嘉納正始元年九月有告蠕蠕率十二萬騎六道並進欲直趨沃野懷朔南北恒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侍中出據北蕃指授規略隨須徵發諸所處分皆以便宜從事又詔懷子直寢徵隨懷北行詔賜馬一匹細鎧一具御稍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

稍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尚得如此
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
規總驍拌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
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恒代案
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
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
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
爾遊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
代驅逐莫之能制雖北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
已勇將力等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
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天中夏之粒
食邑居之民猶蟲衣儒步之士荒表茹毛飲血之
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短長因宜防制知城郭
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
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蕃
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
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貝宋
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

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
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
盛且北方沙漠夏之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
況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
凍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
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
九城是也遷驃騎大將軍時武興氐王楊紹先
叛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氏諸軍
事以討之須有興廢任從權計其邢巒李憲並

稟節度三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詔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万布七百疋蠟三百
斤贈司徒冀州刺史兼吏部尚書盧昶奏太常
寺議謚曰懷體尚寬柔器操平正依謚法柔直
考終曰靖宜謚靖公司徒府議懷作牧陝西民
餘化入揔端貳朝列歸仁依謚法布德執義
曰穆宜謚穆公二謚不同詔曰府寺所執並不
克允愛民好與曰惠可謚惠公懷性寬容簡約
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

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
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
不密非屋之病也又性不飲酒而喜以飲人好
接賓友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
操絲竹懷有七子
長子規字靈度中書郎字生羽林監襲爵年三十
三卒
子肅襲卒
子紹襲景明初詔復爵尉尋除隴西郡開國公
卒於光禄大夫贈度支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
子文遠襲齊受禪例降
規弟榮字靈並年三十二卒於司徒掾贈光州
刺史
榮弟徽字靈祚年二十八卒於直閤將軍特贈
涼州刺史謚曰質
徽弟玄諒出後懷弟奐卒贈代郡太守
玄諒弟子雍字靈和少好文雅篤志於學推誠
待士士多歸之自秘書郎除太子舍人涼州中

正肅宗踐阼以官臣例轉奉車都尉遷司徒屬
轉太中大夫司徒司馬除恒農太守遷夏州刺
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爲反亂所在蜂
起流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
盡煑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心人人戮
力無有離貳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
伯據守寮屬僉云今天下分析寇賊萬重四方
音信莫不斷絶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
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
謂衆曰吾世荷國恩早受藩寄此是吾死地更
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粮不得
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
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粮延伯與將士送
出城外哭而拜辭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
爲別方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見執子雍乃
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
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又勑延伯令共固
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敬常以民禮事

之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
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竟
隨子雍降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
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
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
數十戰仍平東夏徵稅租粟運於統萬於是二
夏漸寧及蕭寶夤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
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
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
州莫分義之民攜之亦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
擁率羌胡守鎮公斷甄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
之生擒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
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
始得其委問除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
都督兼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
沃堡肅宗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
非軍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
潼關宣旨慰勞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

事音門侍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邑一千戶還洛
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
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勑子雍與
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
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
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改封陽平
縣開國公增邑一千五百戶進號鎮東將軍遂與
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
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中
甚飢軍作時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暖高壁深
壘勿與爭鋒彼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
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行詔子雍與
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
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固行取敗旦夕詔
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滏曲榮率賊
十万來逼官軍子雍戰敗被害年四十朝野痛
惜之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公如
故永安中重贈司空謚曰莊穆

長子延伯出後從伯
次子士則早亡
士則弟士正士規並坐事死
次指字士質小字郝延襲武定中齊文襄王府
參軍齊受禪例降
延伯初爲司空參軍事時南秦民吳富反叛詔
以河間王琛爲都督延伯叔父子恭爲軍司延
伯爲統軍隨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
幼常訶制之而不能禁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
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鬬野戰勇冠三
軍子雍之向東夏留延伯城守行以後事延伯
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隍及子雍爲胡所執
合城喜愛懼延伯乃人人曉諭曰吾父吉凶不測
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處重若
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
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
驤將軍行夏州事封三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
戶卒能固守及後刺史至延伯率領義衆還赴

子雍共平黑城在驍崇橋戰先鋒陷陳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爲諫議大夫假冠軍將軍別將隨子雍北討與葛榮戰歿時年二十四贈持節平北將軍涼州刺史開國如故

子孫襲齊受禪爵例降

子雍弟子恭字靈順聰慧好學初辟司空參軍事司徒祭酒尚書北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蕭衍亡人許周自稱爲衍給事黃門侍郎朝士翕然咸共信待子恭奏曰徐州表投化人許團并其弟周等究其牒狀周列云已蕭衍黃門侍郎又稱心存山水不好榮宦屢曾辭讓貽彼赫怒遂被出爲齊康郡因爾歸國願畢志嵩嶺比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莫落案牒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夷齊獨往周王不屈其志伯況辭祿漢帝因成其美斯實古先喆王必有不臣之人者也蕭衍雖復崎嶇江左竊號一隅至於處物未甚悖禮豈有士辭榮祿而苟不聽之

哉推察情理此則孟浪假蕭衍皆狂不存雅道
逼士出郡未爲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土長辭
父母之邦乎若言不好榮官志願高嶺著初屆
之日即應杖策尋山負帙沿水泛舟廣尋知己
遍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官之志安在昔梁
鴻去鄉終傭吳會逢萌浮海遠客遼東並全志
養性逍遥而已考之事實何其懸哉又其履歷
清華名位高達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者歸化
何其孤迥設使當時忽遽不得攜將及其來後
家貲產業應見簿斂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
兄弟怡然嘗無憂慼若無種族理或可通如有
不坐便應是衍故遣非周投化推究二三眞僞
難辨請下徐揚二州密訪必令獲實不盈數旬
玉石可覩於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假稱職
位如子恭所疑河州羌却鐵忽及殺害長吏詔
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
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
恩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正光元年爲行

臺左丞巡行北邊轉爲起部郎明堂辟雍並未
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辟臺望氣軌物之德既
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
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絶於生民至如郊大饗
帝蓋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膺下土大
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爲大乃皇王之休業有
國之盛典窺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
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維於洛食定鼎
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宗於是
恢構按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脩廢典
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戎矩標千載之英規
水平之中始創雉構其趾草昧迄無成功故尚
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
并連表詔荅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
加葺繕侍中領軍陸叉物動作官宣賛授令自
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節
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
功長得營造委成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

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
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
指就無兆仍令肄胄之禮掩仰而不進養老之
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爲山頓於一簣
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興造
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
此與彼循環無極便是輕創禮之重資不急之
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
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
嚴勒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之期苍生
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又領治書侍御史奏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
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
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黄門郎持節慰勞還
拜河内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反丹谷清廉二
路險澁不通以子恭爲當閤郡別將俄而建興
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
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

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
遠與賊帥劉牙奴並面縛請降事平除平南將
軍豫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武泰初
郢州刺史元顥達以城降蕭衍詔徵都督尉慶
賓還京師回衆緣于恭以討之衍將夏侯夔率
衆數萬來寇遠近不安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
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並破走蕭衍豫州
刺史夏侯亶復遣四將率衆三万入圍南頓北
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加鎮南將軍
又兼尚書行
郡縣置戍而還蕭衍將高嶠將軍軍主胡智達等
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屯於州城東北四
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元顥之
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
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
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
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鹿麤受蕭衍印節扇誘黨類
據險寇竊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

殲殪略盡諸蠻款服咸求輸稅徵拜右光祿大
夫給事黃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
封臨潁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加散騎常侍俄
遷侍中尒朱榮之死也出隆度律據斷河橋詔
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於大夏門北尋而太
府卿李苗夜燒河橋出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
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
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既而尒朱兆
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柵
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洛
子恭竄于緱氏仍被執送俄而見釋前廢帝初
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尋授散騎
侍郎都督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假車騎大將軍
行臺僕射荊州刺史以與定榮之勳封臨汝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叛蠻雷亂清受蕭衍兗
州刺史章綬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
恭討平之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
軍以子恭前在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

食邑二百戶又論子恭餘効封新城縣開國子
食邑四百戶子恭尋表請轉授第五子文盛許
之天平初除中書監三年拜魏尹又爲齊獻武
王軍司元象元年興和二年贈都督徐兗二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兗
州刺史謚曰文獻
子彪字文宗子恭存日轉授臨潁縣開國侯武
定末太子洗馬
彪弟文珽武
降
子恭弟纂字靈秀貧乏散騎侍郎累遷虜將
軍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府少卿建
義初遇害河陰年三十七贈散騎常侍征北將
軍定州刺史
憶弟奐字思周少而謹密初爲中書學生隨父
討勅勒有斬獲之功遷中散前後使檢察州鎮
十餘所皆有功績除長樂太守以母老解官歸
養卒無子

史臣曰源賀堂堂非常武節而已其異戴高宗
庭抑禪讓殆社稷之臣也懷詮略兼舉出內有
產繼迹賢考不隧先業子雍効立夏方身亡莫
曷惜乎

H953
2628